



華藝廊叢書
HUAYI GALLERY COLLECTION

聂鸥

当代名家精品之三④

嶺南美術出版社



当代名家精品之三 ④

聂 鸥



嶺南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聂鸥 / 华艺廊编——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5.9

(当代名家精品)

ISBN 7-5362-2978-X

I. 聂… II. 华…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5450 号

编委会: 李亦非 古树安 张向东 刘 刚
许习文 沈晓冰 李 峰

主 编: 李亦非

执行主编: 张向东

责任编辑: 阎义春

艺术总监: 刘 刚

策 展 人: 张向东

当代名家精品——聂 鸥 **华艺廊编**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文德北路 170 号, 邮编: 51003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广州市恒远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
200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90mm × 1240mm 1/16

印 张: 6

印 数: 1-2000 册

ISBN 7-5362-2978-X

本册定价: 98.00 元 全套(共五册)定价: 490.00 元



聂 鸥 简 历

北京画院一级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78年 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

1980年 毕业创作《青铜时代》

1981年 水墨画《露气》赴美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中国绘画”巡回展。

1984年 油画《夏至》参加第六届美展，连环画《人生》——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牌奖。

水墨画《冬至》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

1985年 任全国青年美展评委。

1986年 连环画《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获全国连环画十佳奖。

1987年 参加中美联合举办“中国当代油画展”。

中国第一届油画大展(上海展出)。

著名中青年水墨画展

赴美“当代中国画巡展”。

1988年 参加首届中国油国展(中国美术馆)。

国际水墨画展，水墨画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博物馆收藏。

1989年 参加第七届全国美展油画展。

任第七届全国美展中国画评委。

香港艺术博物馆收藏水墨画《农人家居册》。

1990年 赴西班牙、法、意、瑞士做艺术考察。

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水墨画《桃花源记》。

1994年 香港大学收藏油画《小雪时》。

油画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

访问埃及。

1999年 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油画优秀作品展

第九届全国美展国画优秀作品展。

中国画人物肖像展《水墨延伸》。

2000年 水墨画参加文化部现代水墨画、雕塑赴法、英、奥地利巡展。

2003年 参加全国油画展。

水墨画参加中国美术馆“开放的时代”画展。

第三届全国油画展获优秀作品奖。

2004年 油画《在山乡》参加第十届全国美展，获铜牌奖。

目 录

嵌入记忆的乡村	杨小彦	6
难忘乡间路	聂 鸥	8
图 版 目 录		14

嵌入记忆的乡村

——对聂欧水墨艺术的一种读解

——杨小彦

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艺术界曾经刮起过一阵寻根热潮，表现在绘画上则是乡土风格的兴起。人们似乎在通过古老的乡村景色与笨拙的底层人物，寻找着已经被遗忘了很久的民族本性，来抗衡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极左文艺思潮。

聂鸥就是在那个时期冲出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新一代水墨人物画家，当时她的画风相当独特，使用一种我估计称之为“聂鸥皴”的笔法，把乡村景色上升为纯朴与稚拙并重的个人图式，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追根寻源的文化潮流。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在寻根热潮中表现出色的佼佼者们，大多数已经放弃了曾经为他们赢得名声的乡土气息，而多少採进了当下的视觉因素，以适应艺术潮流与趣味的急剧变化。然而，当我重新看到聂鸥的绘画时，那种熟悉的风格却依然如故，尽管她的笔法更为繁复自在，意境更为高远质朴，心态也更为平和持重，但根子却没有变，还是那个让人明白让人感动的聂鸥。看来，时间是最有力量的裁判，历经时间淘洗而不改初衷的聂欧，正好表明她是一个重信仰甚于追潮流的艺术家。结果，这位女性艺术家的“不变”就给予我们一个机会，得以重新透视她当年出道时的真实心态，并思索其中的意义。显然，这个意义不管对她还是对我们，都是具有真实性的，那就是：在变化万端的人千世界中，艺术的价值在长久永恒的，代表着一种远离尘嚣的镇定。

循着这个意义，我对聂鸥的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我看来，既然她那独特的个人风格不是追慕潮流的结果，那么又是在何种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呢？潜藏于一个女性艺术家内心的丰富情感，又是在什么条件下、以何方式转变成令人信服的风格样式？对此回答可能千差万别，但我知道，她的艺术既不能用所谓“前卫”的概念来诠释，也不能用形式主义来定义，因为两者都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聂鸥和她的艺术。

理解聂鸥的艺术有一个路径，那就是师承关系。聂鸥是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第一届研究生，师从当时的一批名家，如蒋兆和、李可染、卢沉等人。在我看来，这一层师生关系对聂鸥的成长应该是颇为重要的，因为聂鸥主攻人物画，所以我猜想她可能和当时的卢沉比较接近。我为什么有这一层猜想呢？因为当时中国水墨人物画正酝酿着一场变革，而卢沉，尤其是他的夫人，著名水墨人物画家周思聪，正通过自己的实践，把人物画从文革那种“红光亮”的模式中拉出来，赋予更深刻的意义。我手头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证明聂鸥与他们两人之间的艺术关系，尤其和周思聪的关系。但聂鸥的绘画总提醒我，周思聪的艺术对她应该产生某种潜在的作用，我觉得我这个推想可能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周思聪对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发展是起到某种作用的，只是至今人们很少谈起而已。

从历史来看，写实水墨人物画的传统是由徐悲鸿开创的，但这个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之间产生了很大变化。变化的原因是，写实人物画和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至于发展到文革，水墨人物画几乎不得不统一在“红光亮”和“三突出”的“革命艺术”模式之下。这个模式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物画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桎梏。所以文革一结束，周思聪就率先用一张画来表明她的态度，力图恢复某种类似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这张画就是名震一时的《人民和总理》^①，表现的是文革前邢台地震时，周恩来看望当地人民的情景。今天来看，这张作品的影响来自对文革人物画模式的一种反拨，尽管仍然未脱宏大叙事的框架，但周思聪还是把一种深沉与凝重的现实力量重新带到了水墨人物画领域。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也正因为《人民和总理》依然符合一种由来已久的宏大叙事的框架，而这种框架一直以来都多少阻碍了艺术家个性的发挥，所以作品虽有影响，但并没有形成更广泛的风气。在那个刚刚获得解放的年代，大多数艺术家都渴望能够发展出一种更加个人化的风格，以便更好地表达个人的感受。人们渴望能够进一步摆脱狭窄的“写实”概念，从而最终从政治中逃离出来。有意思的是，艺术界这种广泛的愿望，对于那些长期习惯了写实风格的画家，包括周思聪在内，都构成了真实的压力，使得他们在创新问题上日益焦虑不安。在经历了短暂的“深沉和凝重”的批判阶段之后，周思聪不得不继续她的个人变革，这就是其后不久人们所看到的以质

朴与平和为特征的人物小品画、以及生命最后岁月的辍荷系列。

我想周思聪的人物小品画对当时的国画界还是产生影响的，因为人们在她的作品中找到了某种回归艺术本性的复兴希望（我相信周思聪本人也这么看）。也许聂鸥的风格形成还有别的原因，但是，她受到师母的某些影响，恐怕还是有可能的。

当然，对这样的说法我想我还是得保持谨慎。原因很简单，说到底，聂鸥的风格和师母的小品画其实有着本质的差别，哪怕有证据显示聂鸥受到师母的某种影响，我也不能把两者视为一体。就我而言，我论述的兴趣其实也在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周思聪那一代画家看来，“小品”是他们回归艺术的一种无奈出路；但对聂鸥来说，我觉得她从来也不认为她在画“小品”。她之所以把乡村渲染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模式，是绝对不能用“小品”两个字来概括的。聂鸥从来也没有把“小品”和“创作”作一个清晰的区分，今天，谁都知道，区分习作与创作，区分小品与重大题材，是“革命艺术”对人物画的一种横蛮要求，目的是让画家们意识到“小品”的低俗与灰色，以为那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表现，不值得提倡，更遑论追求了。显然，聂鸥一开始就从自己的生命中拒绝这样一种审美解释。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她的艺术的形成是生命强加过来的产物。从她的自述可以看到，在成长的年代，整个环境都不容她有什么自由选择，聂鸥自小对事对人都采取低调，她只沉浸在学习绘画的个人乐趣中，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然后成为一位让人羡慕的画家，这个“崇高”的梦想在整个青春年月中都只能藏在心里。1968年的现实只给了她一个上山下乡的出路。

年轻的聂鸥和所有她的同龄人一样，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上山下乡，去接受再教育了，她和她的同伴唯一的不同是，她的怀里还揣着画具，以便在寂寞无聊而又艰辛的漫长劳作中悄悄地用画笔记录自己的成长，纪录贫穷而单调的乡村景色，纪录周围人们的脸面。1999年，已经成为专业画家的聂鸥写到：“从北京来的学生，带着不安的心，带着斗志高昂的心，抑或是带着流血流泪的心，突然间都给扔在这安静的一个一个小村子里了。”^[1]

对自己这一段略带苦涩的自述，聂鸥用了一个生动的字，那就是“扔”。这个字不管从字面上理解还是从实际生活中看，都极好地交待了聂鸥和她那一代知青们的一种命定的劫数。在我看来，一个“扔”字，也把聂鸥的艺术锁定了位置。与其说她给扔到了乡村，不如说她给扔到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审美情境当中。在青春岁月最好的年华，聂鸥给扔到了乡村；然后乡村又把这大好年华转化为斑斑点点的琐碎，嵌入到她的记忆里。这样一来，记忆就成为艺术家漫长生涯当中的情感原发地，并造就了广为人知的聂鸥风格。人们先前还是把聂鸥的绘画读解为“怀旧”或者“寻根”，但是，等到寻根的文化大潮退尽以后，人们才发现，聂鸥是不会变的，因为她和潮流没有关系，她仍然生活在个人的记忆中，持续地和记忆交流、和记忆聊天。她去除这嵌入个人生涯中的记忆方式，就是不断地用她那独特的“烂笔”皴法来创作，好把记忆变成眼前的实体。一般而言，心理学家相信，失忆是自我保护的方式之一，但在我看来，聂鸥并不愿意失忆，因为触摸这记忆是她的人生，是她的生命。她越沉浸在过去的记忆中，这记忆就越具有现实意义，她的艺术也就越具有独特性，越和潮流拉开距离，越成为聂鸥自己。

当然，这时的记忆已经变形，已经物质化，成为众人所看到的绘画。

记忆变形为信仰，信仰变形为艺术，最后，艺术也就还原为信仰。

聂鸥由此而建立了她个人与整体世界的独特关系。这个关系具有某种私密性，也具有某种恒久性。这个关系是属于她个人的，同时也通过她的艺术而成为众人的精神财富。

2005-12-13 中山大学康乐园

注 [1]《人民和总理》，中国画，周思聪作，1979年。

[2]见《难忘乡间路：聂鸥的艺术世界》，湖北美术出版社1999年，10页。

难忘乡间路

——聂鸥

中国，黄土高原上的雁门关外，田野间的小道散散漫漫。

30年前，在这小道旁边的一个小村庄，我生活过。

北京的冬天总很寒冷，但忘不掉的是这一年的大雪，白濛濛的大雪。

雪花飘飘洒洒地落在京城的屋脊和院落里，与我们这些就要离家远行人的悲凉心境一样的是，天地间弥漫着的——重重无法解脱的寒气。

“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

为了打发几年间累积下来的几届中学生，把他们发配到中国广大的农村去。

我是中学生，我在学校可能给我下乡的范围里，我给自己挑了个地儿：山西省大同，比起那些更遥远的陕西、内蒙、云南，这儿离北京最近。

下乡前夕，家里的炉火正旺，我望着炉中央，突然悲从中来，人哭，且悲伤一时甚一时，不能停。

家人同情，静候我哭，好久，方才止住。

那时，不少人是哭着闹着非一步跨到广阔天地去不可。

每叙及我之大哭，常遭同辈侧目，我不免语塞。

及至真正从京城奔赴山西那一日，我倒不想哭。

北京火车站，有成百成千的中学生，有成百成千的送行者。

瞅着千百颗人头攒动，瞅着千百泪水横流，我喘不过气来。

火车头喷出团团冷雾，像涌动和喧嚣的人群那样，上下翻动。

火车启动了，撕裂般的震天动地的汽笛声，轰鸣声，充盈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却没能掩盖住悲壮的豪迈的呼喊，没能掩盖住千百人放悲声，更难以掩盖车上车下怦然跳动的不安的心。

我泪流满面。

我抹一把眼泪，目送京城远去。

踏上晋北大地，走在了看不见的乡间大道上。

满山遍野只有大雪，仿佛北京的雪依依地跟随我们到这异地他乡。

穿着灰白色光板羊皮袄的农民，皮帽子下蒸腾着热气，抱着马鞭子，闷头走在最前边。

两挂马车跟着他，车上高高垛着知识青年的行李、箱子。

旁边晃动着12个人——12个北京来的中学生，高高低低，前前后后，闷声走着。应和着安安静静满世界大雪的是人和马喷吐出的白雾般的哈气，随着人行飘动，一片一片，像是让高原的严寒冻在了空气中。

眉头、发梢是晶晶的白霜。

沉寂的雪原，没有一个行人，只有这一路人马。

迎着西方稳稳的落日，大伙沉沉地走在山道上，马的喘息声，人的踏雪声，随着小路飘散。

惶惑、不安、无奈，或许也有新奇而引发的亢奋。

北京来的学生就这样不平静地走在了这乡间小道上。

两行东歪西歪的高高的杨树指引着山道伸向远远的天际。

远方有一个小村子

不管是眼泪是欢笑，是汗水还是歌声，也不管是否再愿意想起她，一条小路把我们安顿在了这个小村庄。

这是黄上高原上起伏的丘陵间的一个小村子，被生长了几十年的但并不高人的大树环绕着，座落在干涸的旧河道上，沿村西而过的是时宽时窄的一条清彻的小河。

春风过后，草木繁盛，满村葱茏。

低矮的土房泥窖，住着40户人家，鸡犬之声相闻。

横过村中的小路旁，有一眼伸手可及的水井，一扁担打上来的，是塞外盐碱成片的高原上难得有的甘甜的水。

30年前的那个黄昏，我们沿着小道踏上了村东头水渠上的小桥，桥头延伸向村里的村道上，依稀可见地站着几十个农民，手里拿着小旗子，怔怔地看着我们。

我也在昏墨的暮色中模模糊糊地盯着他们。

漫天漫地的大雪静悄悄地盖着整个世界。

从北京来的学生，带着不安的心，带着斗志高昂的心，抑或是带着流血流泪的心，突然间都给扔在这安静的一个一个小村子里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亲身体验，及至早些年已常见的非正常思维，让这些学生像大人一样的亢奋、敏感、朴素、盲从、偏执、极端，理想崇高，热血沸腾，勤勉向上，冷酷无情，熟读诗书身为平民而数经典，目光远人是百姓能论古今。

不管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整治别人的人；没大没小，见人一律打倒的人；唯恐出错，仍时时挨整的人；还是整治了别人又挨其他人的整治，但仍不忘拯救全人类的人；就算既没整人也没挨整，在旁边看着休惕不宁的人，轰隆隆的火车把他们全给扔这儿。

不管是哭着喊着，非弃别城市、上山下乡不可的；也不管是哭着喊着难舍北京，不愿去广阔天地的，一个一个小村庄都安静地接纳了他们。

茫茫的雪原突然阻断了城市的喧嚣，面对着陌生的土地和满世界难解其意的乡音，恍若隔世。

坐在暖烘烘的火炕上，望着窗外西北风翻卷着的漫漫白雪，此时无声。

冬尽春之将至，雪未消又添晨霜。远远近近都白花花的。

初春的阳光灿烂地照着小树林中空地上的篝火；枯柴败草燃烧的火苗抖动，飘飘然的烟雾散漫在树林间，不

愿离开。

十冷的空气里是阵阵十草落叶的香味，沁人心脾。

我抱着脑袋，蹲在篝火旁，深吸一口，眼睛直勾勾地瞪着腾腾的火焰。

耳畔身旁是恰逢同学少年的北京学生和纯朴憨厚的山西老乡，含混的京腔和雁门关外的方言，蓝学生装和黑棉袄，融在初升的阳光里，融在萦绕天地间舒卷的烟雾里。

不由得你会忘记很多不幸。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地的非常态，自非偶然，在这之前的一些年月里，就算我辈尚小，也无不有所感觉，比如说人类具有的语言表述功能就面临很多戒律：

有话不能随便说，有话不能直说，甚至不能说。

什么时候能说，什么时候不能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甚至不能说真，只能说假。

该说的时候，说该说的话；不该说的时候该说的话也不能说，不少原本挺明白的人全都糊涂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似乎天天胡说八道，但也是有人能天天胡说，有人天天什么都不能说，有人天天什么都不想说。

我家庭出身不好，天天什么都不说。

与我同行，沿着山道走到这些小村住下来的人，有不少就是天天什么都不说这一类的。

把我们放在这草木霜露之间，把我们放在这蓝天与黄土地之间，虽说是乡音难解，却也渐渐地舒展了身心，放慢了含糊不清的京腔京味，辨认着夹裹着柴草清香时的俚语村言，我辈之言语竟也渐趋流畅，自然、平和。当公元1969年的春风松软了冰封的土地的时候，我想飘荡在我们这些人心中恐怕都不免有些春的温暖。

风霜雨雪中，山花灿烂时，每天清晨推开房门，微微泛亮的晨光中，就见到那条来自远处又伸向他方的村道，大家互相招呼着，踏着小道上闪烁的露水，赤脚走在湿软的土地上。

抱着锄的，扛着锄的，拎着锄的，白晃晃的锄杆随人群前行，散落在模糊的田野里。

村子那边，一缕又一缕灰白的炊烟直升上空。炊烟下的小道上轻轻飘过来几个人，穿过薄薄雾气，送来了早饭，黑瓦罐里有山药蛋煮小米粥，柳条编的小篮里有玉米面窝头。

就着朦胧的阳光，热乎乎地吃着。

欢声笑语，浮动在贫瘠的土地上。

祖祖辈辈的农耕生活。就这样过着？

几年的时间，我们几乎走遍了这条条田间小道。

拖着疲累的身体，常带着攉攉饥肠。

和淳朴的农民一样，脚踏实地地走过一条又一条山道。

常常太阳隐没在西山后面了，天还没黑，三三两两的人沿着白亮的山道返回村子。

蹲在村边的小桥下，用徐徐而来的溪水擦洗干净锄头，再捧起一把，冲洗汗污的头脸，坐在上桥上，看晶亮闪烁的水面发呆，心里竟像这小溪水一样，虽然流淌却静静的无波无澜。

无思无想，静挨这平常的时光。

这平静是那年月难得的好心情。

长长溪水流淌着，送过阵阵山风，抚慰着我们疾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重压下的疲惫，舒缓着我们因史无前例的大运动而绷紧的每一根神经。

平静中记住了许多。

一天的劳累之后，是黑夜，黑黑沉沉，虽值三伏暑中，却凉爽舒畅。

灯如豆，夜风稠，汗衫脱去汗衣就，星空无尽头。

上房低，人影稀，长锄挂壁方读书，四野狗吠急。

多少年后都还惊异，那夜空怎么会容下那么多的星星

知青的排房就在平坦的村道边上，与排房相对的村道的另一边是在夜色中不见边际的庄稼地。

风过后，飒飒之声不断。

在每天的腰酸背疼的辛苦之后，在黑沉沉黄土高原的四散的小村里，在一间间油灯昏暗的上房里，北京来的学生，有捧书苦读的、有对奕拼杀的、有在僻静处谈情说爱的、有聚众大喊议论古今的，搜尽种种古怪惊险之奇闻以逞博闻强记，遍翻手头所及的名著为炫耀机敏高深。

但常常在面向夜空，瞬间而下的流星时，面向孤灯映壁的跳动的身影时，听得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听得见夜深时饥饿的肠鸣。

心里寂寞而凄苦。

鸡没鸣，日未升，抬起一夜暖炕消去疲劳的腰腿：又踏上沾满露水的田间小道，真后生小子，重又充盈着勃勃生机。

每一垄田地，每一条小道，又洒下我们的汗水和笑声。

成熟的谷子收割了，金黄一片。

躺在高高的坡地上，我们舒展着酸疼的腰背，抚着谷叶划出道道血痕的双臂，望着来自远方的小道。

沿着这条小道，我们从家乡来到山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朦朦胧胧地想也想不明白。

望着伸向天边的小道，弯弯曲曲，一条一条，很久，很久，都看不到我们应该走向何方。

是早早晚晚，来来去去地只在这小道上走，还是能沿着小道走向远方。

是一如既往地在这小道上走下去，还是天降蹊径，踏上其他的行程。

村道上我们的浅浅的足迹，印着欢乐，印着悲伤。是暂忘过去与将来的心灵上的宁静和安逸；是不知为什么到这里来和今后向何处去的困惑和烦闷。

虽贫穷却无竞争之苦恼；不安于现状又无可奈何。

我们在田头小歇，老旱烟的丝丝烟雾和着喧闹和着笑声，驱赶着劳累散去。

田野的风轻轻，田野的草青青。

这轻风，这青草，常常让我们忘记因中断学业，远离故乡与亲人而压在心底的无尽的悲凉。像春天的阳光下，从潮湿的土地里冒出的英姿勃勃的小草一样，我们也常英姿勃勃。

心境常莫名其妙的开朗、平和，有时甚至还颇高昂，常妙语连珠，常开怀大笑。

日升月落，春种秋收。几年的时间里，知青和农民，吃同样的饭。

干同样的活，同样的看月亮计算时日，凭日头安排作息。

农民们友善地与我们相处。

几百里地之外的城市的一切好像模糊了。

周而复始的太阳和月亮里，有欢乐、有迷惘，有期待、有眼泪，有对命运的无奈，有对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亲近。

靠阳光，土地，雨水和春风，凭辛苦劳动过自己的日子。

那时我们年轻。

坐在晒谷场院高高的麦垛上面遥望着，与天相接的远处有一条长长的山道。

这是村民外出上路的小道，是远行者归来的小道，也是乡邮员的必经之路，这条小道横穿过整个村子。

小道上飘来远方的消息，不安的心绪也从这里带给家乡和四面八方，这是一条多思的小道，也是一条虽无语却难得平静的小道。

小道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这小村的不远处就是城市，城市的风云时时都能触及我们脆弱的每一个人。

有的同学，长兄在大学里不得安宁，一纸调查函，能顺着这小道飞飘到公社书记的办公桌上，令他顿失欢颜。

生产队长居然能虽不准确却有出处地报出几乎每个北京来的学生的复复杂杂的社会背景，说者未必心怀不善，闻者却难免失色之态。

在那艰难时世里，无论你身处社会上中下，位居人群左中右，能平安度日者少，蒙蒙明之罪者多。

不可抗拒的时代带给人们的是迷茫，是欲说无言，无所适从。

精神之恐慌时有，腹中这饥荒已是常态。

一日，收工归村，饥肠难耐，急匆匆头顶烈日奔回到知青伙房，却发现一大锅小米饭因为滑进去一块肥皂而

无法下咽，欲哭无泪。

然而，就在这边关塞外，在这穷乡僻壤，在风沙剥蚀的老长城下、在默默无水的古河道上，依然有婴儿出生，有母亲的乳汁，依然有新收的庄稼谷香四溢。

有年近八旬的老奶奶教给我怎么度农家时光。

身材矮小，天足削裹，难承劳作，但依古训而善待弱者。

自出娘家，从未远行，体单力微，却尽长辈之意，护我们远离爹娘之几郎。

因不胜脚力，她双膝跪在谷袋旁，臂节粗大的双手紧紧地抓着柳条编的簸箕，上下颤动，指点我们如何簸掉粮中的沙和土。稀疏的白发抖着，破旧的黑布衫抖着，她旁边是同样跪在地上的我们，簸箕扬出轻轻的尘雾，尘雾弥漫在晃眼的阳光里。

常常在收工的村道上，会有不善言语的老汉走近我，递给我 一个小小的火柴盒，里面装着各种少见的甲壳虫，混着旱烟味，透着蒙蒙蓝光。

我们虽已成年，难消尽少年稚气，老人的小小馈赠，隐隐中不正透出他们对这些外乡人的同情！

两年的时间，众人帮我搜寻了二百多个甲壳虫，或用线订，或用胶粘，分门别类放在一个 一个纸盒里，直到把它们带回北京。

曲曲折折，高低不平的山道上涌过来的是脏乎乎的羊群和脏乎乎的小羊倌，从脏乎乎的衣兜里掏出来用翠绿的玉米叶子包着的滚烫的刚刚柴草烧熟的新鲜的嫩玉米，糊香味落在我们的手上。

我不知道谁会忘记那不自在年代里的难得的自在。

那年那月的一切，常常沿着远方而来的田间小道走进我的画幅。

1998 年 8 月。

整整 30 年后，我们一行当年的知青又站在了中国，山西省，大同市火车站。

站前广场上黑乎乎的，我抬起头向着西边黑沉的天边望去，看不见闪烁的繁星。

夜空下面就是那片塞外的黄土地。

明天，我们要重走乡间小道。

走到那露水中，

走到那松松的土地上。

我难忘乡间路。

1998 年 10 月于北京

图 版 目 录

01 拾草的小孩	15	38 有好水处夏日无暑	56-57
02 收获的季节	16	39 飞泉流瀑在村边	58
03 秋实图	17	40 牧牛图	59
04 拾趣	18	41 新春新茶好	60
05 农家清晨空气好处处闻啼鸟	19	42 花香随风走四乡	61
06 清泉过处都清凉	20	43 耕作图	62-63
07 日未出山已有早行人	21	44 好睡眠处	64
08 人到正午	22	45 晨起放牧图	65
09 秋收	23	46 清泉过后去辛劳	66
10 山民喜雨图	24	47 云开雾散大雨飘过农家	67
11 山泉水旺	25	48 正逢酷暑	68
12 陶渊明诗意	26	49 田野随高山长水泽村居	69
13 山瀑和音	27	50 有树村边无暑热	70
14 村民图	28	51 临溪沐浴得清凉	71
15 大山深处依然有人家	29	52 风从林中走山村凉爽	72
16 无风图	30	53 高山岭上有好汉	73
17 日未出山农人已耕作	31	54 寻得凉处好歇晌	74
18 雨过山乡人匆匆	32	55 采来欢时务	75
19 农家后院有河塘	33	56 夏日农家更快乐	76
20 苦战正酣	34	57 夏日水边最清爽	77
21 雨飘荷间	35	58 凉爽	78
22 有流水处最好住人家	36-37	59 今冬常有大雪	79
23 村边溪水长	38-39	60 山花正浓时	80
24 晨露满山乡	40	61 溪水漫漫伴君眠	81
25 雨润村庄	41	62 林深处居家最风凉	82
26 春到山这边	42	63 似有山雨将至	83
27 夏天	43	64 风消雨住草木新	84
28 风过高坡有雨来	44	65 正是山村夏日	85
29 轻风带走晨雾	45	66 收麦时候艳阳天	86-87
30 乐在自在中	46	67 山坡水边住人家	88
31 歇息图	47	68 翻山涉水农人劳作图	89
32 农人夏日正繁忙	48-49	69 每逢春至处处花香	90
33 水边清爽	50	70 此处真正好唱歌	91
34 桃花源记	51-52	71 昏昏然夏至	92
35 昨夜风清雪住	53	72 山上悄悄有雾	93
36 难分天地	54	73 大雨之后山村凉爽	94-95
37 人在山林神清气爽	55	74 春到山村	96



拾草的小孩
135cm x 68cm 1985年



收获的季节
丁巳年
丁巳年
丁巳年

收获的季节
137cm x 69cm 1985年